



## 破局之马

□ 孙艳玲

一匹马深陷泥潭,绝望无助,眼里写满了恐惧与哀伤。一个牧马人摇着头从它身边走过,马儿越陷越深了。另一个牧马人走来,绕着泥潭转了一圈,又找来一截木棍试了试泥潭深度,嘴里嘟囔了一句:“是生是死,就看它的造化了!”他挥手示意第三个牧马人把马群赶来。第三个牧马人扬鞭催马,驱赶着马群,绕着泥潭一圈、两圈、三圈……深陷泥潭的马儿,感到生命力量的召唤,开始奋力挣脱,一次,两次,三次……终于,它一跃而起,挣脱泥潭赢来重生,加入马群一起奔腾。

视频中群马奔腾的声音搅动着室内的空气,震撼的画面一遍遍在脑海中回旋,我的思想掀起巨澜……三毛曾说:“心之何如,有似万丈迷津,遥亘千里,其中并无舟子可渡人,除了自渡,他人爱莫能助。”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?即使一个人身处人生低谷,也不能放弃自我救赎,否则就算有再优秀的外在因素也是惘然。当然还要有像慈悲的牧马人和群马奔腾一样的团队给予个体的力量。心里想着,我的眼睛不由望向窗外。

“一夜秋风,一夜秋雨……”孩子们的琅琅书声似从远方传来与这奔腾的马蹄声慢慢汇合、交融……那是9月24日上午,我一袭蓝裙,一双白色高跟鞋,镜前轻轻化个淡妆,感觉还算得体,下楼骑上电动车迎着初秋微凉的清风奔向学校,我将要执教一次语文公开课,也是从教以来的第一次。记得是从9月19日接到通知就开始着手准备的,已经五天了,时隔中秋假期,热心的王校长不断发信息询问准备情况,并鼓励我要不断修改自己的教案,一定要重视这次活动,我也深知县教研室李玉峰老师是一个做事极其严谨、真心研究学问的人,对于一个一直从事英语教学的人来说,要讲好一节语文公开课,着实不易!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努力,剩下的就交给天意了。

一幕幕挑灯夜战、苦心钻研的画面,在眼前铺展……无数次反复研究教材、教参,无数次深情朗读、品味,查阅各种资料,终于整理出了大体的讲课思路。晚上,又马不停蹄地根据自己的思路一帧一帧制作课件,每一段文字、每一张图片,都力求完美。从字体大小到颜色设定,再到每一张

幻灯片的制作,不断调整每一个细节,从华灯初上到夜深人静,为了不惊扰家人,我和衣而睡。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几声蟋蟀的叫声,又让我清醒了几分。三天假期很快结束,开学试讲。教研组长范老师积极组织老师们听课、评课。老师们纷纷献计献策提出宝贵意见,办公室里几位老师都鼓励我要相信自己,再在自己思路基础上修改细节。又是一个不眠不休的夜晚,从导课到初读感知再到品味感悟,一遍遍对着课件空讲,书房成了我的教室,爱人成了我的学生,他偶尔提出几个“门外汉式”的建议,也令我感动不已。一任思绪飞扬,道路两旁的法桐沐浴着秋日阳光,一切都是那样安静、祥和,包括我。

上课前,王校长帮助我组织课堂,温柔和蔼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,我被瞬间感动了。眼前这位留着清爽短发、热情干练的女人永远满怀激情,她身上散发着一种光芒,影响着身边的人。望着孩子们纯净、灵动的眼神,我开始了我的课堂。我和孩子们动听的声音被着话筒扩大,在空气中回荡着,这让我提振了几分信心。“孩子们,只要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,生活中处处皆是美。”我沉醉在自己的课中,那一刻我的眼里只有学生。下课铃响起,我走下讲台,与同事们真诚、赞许的目光碰撞,沉浸在如释重负的满足中。

评课交流环节,李老師高度评价这堂课:目标精准,高质量。我受到莫大的鼓舞。“人都是有惰性的,很多时候就要逼自己一把,你可以的!”李老師深邃的目光中透着坚定与执着,他语重心长的话语给人力量,催人奋进。

破局之马,如果没有自身内驱力,只会被困局消磨得筋疲力尽,失去斗志。群马奔腾,唤醒了那匹马求生、求进的生命意志,帮助它找到了破局的内驱力。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,要靠近充满正能量、努力拼搏的人和团队,他们的成长也能让陷入困局的个体找到破局的内在动力,也会增加前进路上的勇气和力量。无论自己身处任何困境、险境,只要心怀希望,信念之光一定会带领我们突破绝境,重拾坚强。惟愿我那匹破局之马,追随先锋,追逐梦想,在教育这片沃土上奋进、驰骋!

## 暮秋里的母亲

□ 肖英华

芦苇顶着一头白发多像我,年迈的母亲她们有着相似的面庞,泛着冷的白,泛着寒光的白在暮秋里挣扎的白

母亲坐在天井里晒太阳用外婆喜欢的方式,取暖

天空蓝得让人恍惚  
 太阳缓缓前行  
 母亲微闭双眼,满是褶皱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  
 坐在阳光下的外婆  
 从我脑海中一闪  
 又快离去  
 仿佛时间未老,她还活着

## 寒衣节

□ 孙建花

不敢肆意地环顾秋天  
 只能从后视镜里看很小的一部分  
 不敢走出车子  
 怕被无边的萧瑟瞬间吞没  
 更怕冰冷的体温加重秋凉

凝重空气里,到处青烟袅袅  
 体内仿佛塞满万吨草绳  
 而绳子的一端  
 无论朝哪个方向  
 拉扯和牵引,另一端总是  
 准确无误地挂在父亲坟头

## 父亲的身影

□ 胡然辰临

清晨睁开睡眼,从梦里醒来  
 一缕拂晓的晨光透过窗户照在脸上  
 那一刻  
 心中豁然,却多了几分伤感  
 窗户上有一个身影  
 默默注视着我  
 眼神中充满期望  
 那一个背影,是父亲

此刻他的眼中写满惆怅  
 他和从前不一样  
 他在衰老,变得沧桑  
 不知何时他头上布满一层霜  
 他那历经岁月洗礼的脸上  
 有藏不住的欣慰  
 他的眼神有光  
 多年来,是我最可靠的臂膀

## 须晴日

□ 杨玉美

刚开始时,人们都以为秋天的雨下不大,老庄稼把式们很有信心地对年轻人说:“七月十五定旱涝,八月十五定太平。现在已经进入了农历的九月,庄稼大部分都成熟了,即便是晚点收获,但也不至于绝产绝收。”但是,如今这些“老黄历”似乎过时了,都不按照固有的章法运行了。连绵的秋雨造成了几十年不遇的秋汛,再加上黄河上游遭遇特大暴雨,黄河出现了一波又一波超流量洪峰。一时间,黄河汛情严峻。黄河是地上悬河,一旦发生险情,后果不堪设想。

我们处于黄河下游,上游的洪水滚滚而来,黄河九曲十八弯,每一道弯都蕴藏着深不可测的巨大危机和险情,严防死守、护卫黄河大堤安全,立即成了地方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,各级领导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,第一时间把办公地点搬到了黄河岸边,基层干部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号召集结到黄河大堤上,背沙袋、筑堤坝……民兵们顶风冒雨、手推背扛,彻夜奋战在黄河一线。那一刻,黄河沿岸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,基层干部群众成了钢铁战士,他们连续奋战半个多月的时间,饿了就地吃一桶

泡面,渴了就喝一杯凉开水,困了就倒在附近柴草堆上眯一觉。滔滔黄河像一条巨龙,翻滚着,咆哮着,在宽阔的河床上狂奔东去,奔流入海。黄河防汛,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,终于平安度过。

大河平安,山河无恙,百姓安澜。10月中旬,终于晴天了!久违的阳光重新普照大地,仿佛积蓄了空前的力量,发挥出超强的威力,彻底扫除了近一个月的阴雨湿冷天气,白花花、明晃晃的阳光像一支支闪亮的动员令箭,嗖嗖地照射下来,让垂头丧气的庄稼立即挺直了腰杆、抖擞起精神,神气十足地等待着收获的号令。那红艳艳的高粱穗子闪着莹亮的光,金灿灿的玉米挣脱了包裹的外衣,深褐色的胡须挂在穗粒顶上,在微风中飘拂……

长空万里,秋风浩荡,雁群南飞,芦花飞荡。湛蓝的天幕上,缀着丝丝缕缕的白云,秋天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我们又站立在鲁北大地上,常常会想,任凭再大的风雨终究会过去,再浓密的乌云也遮挡不住太阳的光芒,广袤的鲁北大平原上又呈现出机车滚滚、人声欢腾、繁忙而又热烈的秋收壮美景象。

□ 周真真

一部分。现在这日子越过越好,老百姓越来越有盼头。别的不说,就说我这份,每天得吃六七种药,原来光药费一个月就得一千五六,自从有了慢性病报销和药品集中采购,一个月自己才花五六十块钱,国家政策就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干实事做好事,这句话我们这辈人是最有发言权的。你们姊妹俩现在都吃着公家饭,一定要听党话跟党走,把自己的工作干好。至于我跟你妈,你俩放心吧!”我跟妹妹郑重地点了点头。母亲看到后,偷偷问妹妹:“你爸这咋转过弯来了?”妹妹搂着她的胳膊说:“你看,这样,多好!”

那天,天气晴好,阳光洒在身上、脸上,暖暖的,微风拂过树梢。我想,父母这一辈人,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经历了最困难的阶段,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来的伟大成就,真正享受到了国家政策带给他们的红利,他们对党的信任和感情更是坚定而纯粹。我想,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,每个家庭幸福的涓涓细流终将慢慢汇成国家发展的汪洋大海,一往无前地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彼岸。

□ 董宇飞

接蹦出来似的。“出锅喽!过下凉开水就可以吃了!”姥姥给我盛了一碗,又浇上两大勺早就准备好的芸豆海鲜卤子,浇在我碗里的手擀面上。盘在碗里的手擀面转着圈就像丘陵上的梯田一层一层又一层,最上面是一片片切得如丝的芸豆条,还有十几个剥了皮的扇贝肉,香味还不断地钻进鼻子里……就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,我都舍不得动筷子,生怕搞坏了它的形象。

我夹起一筷子,送进嘴里,不用细细咀嚼,一股浓浓的芸豆香和海鲜香味从嘴里翻来覆去,让我不舍得咽下,看着一家人围在一起呼哧呼哧地吃起来,爸爸更是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大碗,这时候,我似乎感受到了妈妈嘴里说的“家”的味道。

□ 牟海静

国近代思想家王韬纪念馆,在街道尽头的环玉桥和中美桥逗留了一会儿。环玉桥始建于明崇祯初年,是花岗石梁式平板桥。中美桥始建于宋代,是青石单孔拱桥。两座方向不同、样式不同的古桥相接,形状如同古锁的钥匙,构成了“钥匙桥”。如此搭配的桥,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赏,都别有一番风味。沿着中市街返回,我又参观了萧宅,是香港著名电影演员萧芳芳的旧宅。电影《方世玉》中,那位大眼睛、武功相当了得的母亲苗翠花就是她扮演的。萧宅临水,也是典型的苏州古宅。

用直古镇遗迹、古迹众多,我却对陆龟蒙遗迹情有独钟。这位晚唐文学家不但诗文俱佳,而且为人极具个性,他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与黑暗,辞官隐居用直,盖清风亭,建斗鸭池,亲自下田劳动,闲暇时与书、茶作伴。后来他葬在这里,葬在了这片远离朝廷的水乡泽国。目睹陆龟蒙遗迹,我仿佛看到了他利用鸭子戏弄权贵的不屑神情,仿佛看到了一个江湖散人闲适而秀逸的身影。美丽而古老的用直,由春秋时期的方圆一里,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成为吴东古镇,小桥、流水、人家的格局基本保持着原貌,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的佼佼者,也是我和许多人憧憬的梦境。在梦境里,我一遍一遍地喊着它的名字。

记不清,这场雨是立秋之后的第几场雨?

今年的秋雨太密集,一场过后紧接着就是下一场。一场秋雨一场寒,寒冷就随着秋雨悄悄地在人间布下了“大网”。

秋天的雨是慢脾气,淅淅沥沥,温吞拖沓,并且极有耐性。不像夏天的雨那样酣畅淋漓、干净利索,哗啦哗啦一阵倾泻,一弯浅浅的彩虹就挂在天边。秋天的雨是阴冷萧索的,从早上到黄昏,从夜晚到黎明,一直淅淅沥沥、不紧不慢地打着。这场雨已经持续了十几天的时间了,农民眼瞅着已经成熟的庄稼泡在地里,只能搓手顿足,摇头叹息。

节令已经过了寒露,农田里的庄稼还仓皇无措地站在泥泞的旷野中。往年的这个时候,农田早就换上了下一茬庄稼的新绿。在我们鲁北大平原上,秋分以后的田野里应该是大片的小麦当值。在这个时节,麦苗应该刚刚从温煦的大地温床上露出软软的绿芽,顶着晶莹剔透的露珠儿,在秋日阳光下欢快地舞蹈。大平原上应该是空旷的、欢快的、欣欣向荣的气象。

然而,今年的秋季经历了近一个

## 父母爱情

父母结婚已经满40年了,我特意查了一下,说这叫:红宝石婚。

曾经听亲戚和长辈们说起过,我的父母是自由恋爱,那个年代的自由恋爱很是难能可贵。他们结婚那会儿,爷爷家穷得连个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。我出生后没多久就分家单过,家里的收入也就是几亩地外加父亲一个月十几块钱的工资,还要偿还分摊的“饥荒”,日子过得很是拮据。有时候我也在想,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年代,他们那辈人是否有花前月下的浪漫?是否也会有唧唧我我的情话?

以前,我问过母亲:“妈,嫁给我爸这些年,吃了那么多苦,有没有后悔过?”母亲笑了,说:“为啥要后悔啊?当时他跟我说一定会对我好,万一哪天穷得去要饭了,要一个馒头就一人一半,要半个馒头就全给我。你爸是个很有才的人。而且,那时候人长得也精神。”说完这话,母亲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羞赧。我想,母亲还一直记着父亲当年的承诺,他们之间的结合肯定是因为爱情吧。

母亲要强,且性子急,父亲好面子,这么多年,他俩的争吵就没怎么断

## 家的味道

村南和村西是连片的丘陵,一条百米宽的清水河擦着村东,静静地向北流去。清澈见底的河水,满目翠绿的丘陵,远处白色的风车,蓝蓝的天,相映成趣,连成一片,村庄坐落于此,静怡而美丽。置身于清水河边,好像自己置身于一幅天然的水彩画中,张开双臂,仰起头,深呼吸再眺望远方,惬意温馨感油然而生。这就是我的姥姥家,胶东半岛一个叫“南汉村”的村庄。

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,我和爸爸、妈妈、妹妹一起去姥姥家过节。听妈妈说,她们这个村有个戏称叫“懒汉村”,与“南汉村”有些谐音。附近的老百姓叫惯了“懒汉村”,甚至于忘记了原来的村名,只有来到村头,看到村碑才会想起这个村叫“南汉村”。村碑可以戏称“懒汉”,但村里的大人们确是一点

## “梦境”用直

用直是一幅画,一幅精心绘制的工笔画。小桥,流水,人家,每一笔都画得细致,唯美。用直是一首歌,一首如梦幻般的江南小调。桨声,水声,吴侬细语,每一声都纯粹,天然。

到达用直的当晚,我放下行李,简单吃了点饭,便直奔那个“梦境”而去。用直古镇的牌坊附近人员尚不少,三三两两的。橘色的灯光从不同角度投向牌坊,让人在深秋的夜晚也能感觉到些许暖意。进了古镇,沿一条街道随意地走。街道很窄,街边是一条小河,并不怎么明亮的路灯,还有街道与小河之间杆上的灯,指引着我缓缓前行。街边有些店铺挂着红灯笼。桥上的橘色灯映着小桥在水里的倒影。小桥的形状不同,看到水的倒影也不同,隔不了几步,就能看到水里不同的风景。一阵风吹来,红灯笼在水里晃动,那白色的路灯和橘色的小桥也在水里晃动,我觉得整个世界似乎要晃动起来……同伴拽了我一下,我定了定神,向四周张望,一片寂静。

第二天上午,我再次走进用直古镇,参观了著名的叶圣陶纪念馆。江南名刹保圣寺、号称“沈半镇”的沈柏寒故居、《多收了三五斗》的米行原型万盛米行等景点,导游的讲解甚为详细,把用直古镇丰富的历史文化展现在参观者面前。就这样走走马观花地走走看看,我总觉得过意不去,大老远的,好

月风雨的原野,已经成熟或者尚未成熟的庄稼,在寒冷的风、冰凉的雨的多重击打下,早已失去了往日蓬勃的生机,大部分叶子枯萎干黄,甚至霉烂发黑,只有稍顶上几片叶子还有青绿的意思,还在苦苦地支撑着,等着、盼着、熬着,像一群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乱了阵脚的士兵,垂头耷脑,毫无生气。

今年天气反常,节气也有点失去了章法。民间有句农谚“白露早,寒露迟,秋分麦子正适宜”,说的是小麦最适宜的种植时间是秋分前后,而今年寒露都过去了,秋季作物还在大田里站着,怎么不让农民们心焦如焚呢?有的农民真的坐不住了,戴上斗笠,披上雨衣,拿出多年不穿的高筒雨靴,扛起经久不用、锈迹斑斑的农具,开着机动三轮车,一趟趟到田间地头查看农情。如果能早点晴天的话,现代农业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,秋收不再是短兵相接的“持久战”,一周时间就可以完成秋收秋种,粮食就可以顺利入库,小麦就可以顺利播种,明年的收成就有了希望。但此时的老天不知道是跟谁憋着一股劲儿,偏偏就是不晴天,连续十几天的持续阴雨,使整个鲁北平原处在一片灰蒙蒙的凄风冷雨中。

## 家的味道

喜欢喝点小酒,我们给他定下“每天喝酒不能超过一两”的规矩,这次俩人闹别扭就是因为家里来了客人,父亲多喝了半两,母亲嫌父亲贪杯唠叨了几句,而父亲觉得母亲让他在客人面前落了面子。

闲聊时,我建议母亲去我或者妹妹家住几天散散心,总好过两个人在家生闷气。母亲竟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我忙问原因,母亲叹了口气,缓缓地说:“你爸自己在家就不按时吃饭,能凑合就凑合,我担心他因为吃不好上火闹病。再说了,他有脑梗,心脏也不大好,让他自己在家实在不放心,跟他生气闹别扭也就几天的事儿,我去你们那住着心里更不踏实。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的心里好像被什么触动了一下。

父亲回来后,我趁母亲不注意,偷偷把这话跟他说了,他怔住了,我分明看到父亲的眼角有亮光在闪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起身去取了被子,搬回了母亲的房间。我给父亲的茶杯续了水,他喝了一口说:“你妈呀,从我们家一穷二白就跟着我,这么多年吃了不少苦,受了不少罪,我心里都有数。我俩这吵吵闹闹一辈子了,也都活成了彼此的

## 家的味道

都不“懒”,反而勤劳得让我很敬佩。姥爷和姥姥都是本村人,两家一个姓,距离只有100多米,姥姥回娘家就像串门一样。五一的胶东,早晨还是有些凉。天蒙蒙亮,姥爷像往常一样,去给他的丈母娘打扫院里卫生,看看老人做饭了么,看看老人缸里的水满着……姥姥说,姥爷这样每天去打扫卫生,看望老人的习惯,是从他们刚结婚就开始了,风雨无阻,雷打不动,姥爷已经坚持了三十多年。

姥爷从他丈母娘家回来,开着那辆陪了他半辈子的手扶拖拉机,上山去地里种花生。妈妈告诉我,这些年,我们家的食用油都是姥爷家地里种的花生榨的。等到8点多,姥爷干完活从地里回来了,妹妹在院里已经和舅舅家的孩子玩得满头大汗。姥姥也

## 家的味道

起得很早,起床后就忙着和面、揉面,准备着一家九口人的早饭。妹妹眨着眼睛,蹲在姥姥身边,小眼睛咪咪咪地望着姥姥用力揉面的手。“小轩轩,喜欢吃手擀面么?”姥姥用食指点了下妹妹的小鼻子,随手用手从面团上捏下一块,交给妹妹,“拿着玩去吧!”妹妹好像就是等着这个事儿,接过去,似快地跑出去玩。 “姥姥,手擀面啥味呀?”其实我也不知道啥叫手擀面,就反问道:“当然好吃了,姥姥做的手擀面有‘家’的味道。”站在一旁的妈妈,轻轻地又很神秘地对我说:虽然我不知道“家”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,但我想肯定是很香的。

看着直径和妹妹身高差不多的大锅里,一根根金黄色的手擀面,随着沸腾的水翻滚着,好像将要大锅里直

## 家的味道

桥上,有人架起了长镜头,不知道他的镜头里是不是有这个浣衣女,不知道长裙垂地的是不是也成了点缀这画一般风景的女子。在这样的梦境中漫步,叫你不由得沉醉。远离了生活中的所有繁杂、喧嚣与悲欢,沉醉到悠然的光明里,任意游荡于天上人间。

继续向前游荡,小河往两边拐弯,河道形成了一个“丁”字形,交叉点的一侧是君临桥,一侧是进利桥。我可以沿着河边的路直往南拐,也可以先过桥到对面,再往北拐。放眼望去,两边风景都很美,我一时拿不定主意。恰此时,北边传来了一阵歌声,我循着歌声走过去,一艘小船正缓缓地摇过来。于是,我走上了君临桥,再看那几步之隔的进利桥,真美!那是一座花岗岩的单孔拱桥,桥拱与水下的倒影正好形成了一个圆形,与桥西的茶楼巧妙搭配,桥东是高大的绿树,绿树底下是街道,街道是古朴的民房。在进利桥周围,所有的景物相配十分和谐,可谓相映生辉。欣赏间,那小船已经靠近了进利桥,只见摇橹人戴着蓝头巾,身着青底白花上衣,那叫一个雅致。三四个外地打扮的游客不安分地坐在船舱里,东瞅瞅,西望望,恨不能把用直古镇的美景和神韵全都看到眼里,装进心里。

我沿着南市下塘街往北走,沿途参观了用直水乡妇女服饰博物馆和中